

# 自然的疗愈力量:论 J.C. 欧茨小说中自然环境对创伤的见 证、容纳与转化

黄冬娇<sup>1</sup> 黄文姬<sup>2</sup>

1 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萍乡, 337000;

2 上海理工大学经管学院, 上海, 200000;

**摘要:**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后简化为欧茨)的小说深刻揭示了自然环境见证、容纳与转化的三重功能。本文从动态的“道德场域”,动物意象,母性自然隐喻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剖析欧茨构建的独特生态疗愈诗学: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类创伤的沉默载体,更是通过互动激活生物主体内在复原的能动性,于自然母性怀抱中实现再生。

**关键词:** 道德场域; 动物意向; 母性自然

**DOI:** 10.64216/3080-1486.25.12.076

自然疗愈的书写,在文学传统的长河中绵延不绝,随时代思潮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更新。面对工业革命的异化与理性主义的束缚,自然在浪漫主义时期,被誉为“精神避难所”,无论是华兹华斯笔下的湖光山色还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的哲思,自然皆被视为心灵净化、本真回归的理想之场。20世纪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一大批学者将自然疗愈从个体精神的维度延伸至伦理关系。强调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共同体”的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不仅赋予自然疗愈以抚慰创伤的疗愈功能同时强调其唤醒人类对“他者”道德责任的作用。而阿特伍德通过小说中展示的荒野对女性主体重塑,“非压迫性他者”的解放潜能被附加于自然。然而无论是广度的延展还是深度的掘进,“自我救赎”与“生态共生”是自然疗愈一以贯之的传统。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作为心理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突破了自然疗愈的传统书写范式,从动态的“道德场域”、动物意象以及母性自然隐喻三个角度形成自己独有的自然疗愈诗学。在欧茨的笔下,自然是承载了生态伦理的“道德场域”,她让河流的呜咽、森林的呼吸都成为创伤记忆的载体,从而使传统意义上自然环境作为静态的背景和单纯的审美对象转化为创伤叙事的核心,伦理的反思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得以实现。而像受伤的鹿、孤独的雁这种动物意象的介入,使创伤主体的身份认同以“跨物种共情”的方式得以重构,这就模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大地、河流的“滋养-包容”双重性的母性自然隐喻则为创伤者提供从“自我

封闭”到“重新联结”的过渡性空间。

## 1 创伤、自然与疗愈

创伤、自然与疗愈是文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中的三个紧密相连而又有着深远意义且彼此交融的三角关系,三者的交互既是遭受创伤后人类心灵复杂关系的反应,同时也表明人类精神修复过程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心理创伤这一术语最早在19世纪末由德国神经学家阿尔贝特·尤林博格(Albert Eulenburg)提出,用以从心理学角度描述负面生活事件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造成的影响。当代心理创伤学的奠基人,德国心理学家戈特弗里德·费舍尔(Gottfried Fischer)和彼得·里德瑟(Peter Riedesser)给出一次相当有意义的扩展:心理创伤被界说为“一种关乎生存的,以个体防御能力与负面情境因素博弈失利为特征的经验,常伴有无助感、弃绝感和内在与外在自我关系的持续性紊乱”。由此可见,人类心灵遭受的重大打击及其后续影响是创伤理论的核心所在。

自然环境能以温和而持久的方式抚慰受伤的心灵,是具有治愈功能的神奇力量,因此自然疗愈是一种有效且独特的修复创伤途径。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人类是自然这个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个体在身处自然之中时,通过与大自然的链接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大自然中的生机与和谐使个体得以摆脱因创伤带来的无助感、弃绝感。动物

书写作为自然疗愈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动物的纯真、无邪和对生命的热爱的书写，激发个体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能够唤起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从而缓解创伤带来的痛苦。翠绿的树叶、潺潺的流水、清新的花香这些自然中的色彩、声音、气息等元素，可以对人的感官产生刺激，从而促进身心的放松和恢复以此来调节神经系统，达成自然对个体的疗愈功效。

在文学作品中，大地往往被比作母亲，河流则被视为生命的乳汁。自然总是会被赋予母性的特质。母性包容、滋养和保护的特质赋予她宽广的胸怀、无条件的爱，所以创伤者可以在母性的环抱中得以接纳，获得滋养、支持和重新成长的力量与勇气，因此能放下防备，敞开心扉，让内心的痛苦得以释放和宣泄，母性自然的隐喻进一步深化了自然疗愈的内涵。创伤、自然与疗愈构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创伤理论为理解人类心灵的伤痛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然疗愈为创伤的修复提供有效途径，而母性自然的隐喻则为这一修复过程赋予了温暖而深刻的情感内涵。

## 2 欧茨小说中的自然疗愈

### 2.1 动态的“道德场域”：自然作为创伤的“见证者”与“容器”

自然作为创伤见证者，扮演着动态角色，它以物质性承载记忆。欧茨的作品中，自然被视为对抗社会暴力的“道德避难所”。《人间乐园》中的卡莱拉，母亲早逝使她失去情感归属，幼年的流离使她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贫穷，饱受社会歧视。她“坐着大篷车四处流浪”，大篷车的移动性恰似她漂泊无依的命运。父亲对其暴力的伤害促使她与劳瑞私奔，可劳瑞却在她怀孕和举目无亲的状况下遗弃了她。从小生长在乡村的卡莱拉与自然有一种不解之缘，她对自然环境有着天生的热爱，自然是她情感与经历的见证者。“她就象一朵找寻太阳的花，幸运的是：太阳恰好就在头顶，她就是一朵被里维尔的温暖照耀的花儿。”在卡莱拉得到里维尔照顾，摆脱困境后，渴望新生的她在自然中获得精神力量。阳光的温暖和心理慰藉消解了她的“被抛弃感”。在自然中，创伤记忆转化为对生命的重新认知，“自我”也得以重构，实现了双重治愈。欧茨笔下人与自然的互动不是单向的征服或被动的适应，她让自然以独特的方式见证人物的经历，容纳着他们的情感，将自然构建为一个充满张力的“道德场域”。

自然见证着人类的生活轨迹，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当自然成为个体创伤与美好的共同“容器”时，就完成了从“见证者”向“容器”的转化。《大瀑布》中，“永远下着雨的森林”是阿莉亚被父母禁锢的压抑环境体现但也是唯一链接外界的窗口，雨滴敲打玻璃的节奏呼应父母的争吵声，这些自然意象的展现，使创伤记忆以“场景化”的方式凝固在主体意识之中。当阿莉亚再次接近瀑布时，个体在自然的宏大尺度中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她跳出自我中心的视角，在更为广阔的生命循环中理解丈夫的过世。此时瀑布作为“容器”即是创伤记忆的接纳，更是以其生生不息的流动性，暗示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昭示着创伤并非终点而是自我转变、开启新历程的起点。“这里光芒四射、隆隆轰鸣、错乱疯狂。这里，你所有的动脉、静脉，所有细微之处最精确完美的神经都在一瞬间癫狂了。你赖以栖息的寓所，大脑——也是你的储藏室之一，将被碾碎为化学成分：脑细胞、分子和原子。”欧茨通过对瀑布的描绘，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诚如泰勒指出的：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一种品质在道德上是否良善，取决于它们是否体现了尊重自然这一道德态度”。自然疗愈不仅是个体的精神需求，更是道德进步的必然要求。

### 2.2 动物意象：他者伦理的镜像与自我投射

美国著名动物伦理学家汤姆·雷根认为“由于所有拥有天赋价值的生命的主体都拥有被尊重的平等权利，因而动物和人一样都拥有被尊重对待的平等权利”动物意象是理解欧茨小说中自然疗愈的重要因素。欧茨以“跨物种共情”实践的书写策略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呼应——动物意象是人类潜意识中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如《我们是穆尔维尼一家》中的裘德和柯琳及《伤心布鲁斯》中的哈特坚决抵制狩猎，呼吁给予动物生存权；《人间乐园》中斯万对动物的强烈爱心和道德感。这种书写既是对人类过度征服自然、漠视生命这一精神创伤的反思与抗争，也是对人类的提醒：疗愈始于对“他者”生命的承认。

动物作为独立主体性的“他者”，在与人类的互动中，折射出人类精神的创伤与救赎。

《中年》里卡米拉的丈夫与她貌合神离，婚姻的不幸使她倍感孤独，当经常给予她精神安慰的好友亚当离世后，她更是感受到生活的索然无味，偶然间收留了同样失去主人——亚当的狗，后一发不可收拾地收留流浪

狗，在与流浪狗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她完成了跨物种的情感联结，狗作为“心灵伙伴”与卡米拉的互动中以独立主体性的“他者”，映照出卡米拉精神世界的神秘创伤。狗的陪伴使卡米拉重拾温暖与希望，实现了精神创伤的治愈。动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是更为深刻的疗愈。《妈妈走了》中，母亲收养的流浪狗“布朗尼”曾被前主人虐待，它最初的警惕正是家庭成员创伤后封闭心灵的镜像。布朗尼从恐惧到依赖与母亲从孤独到接纳，两者同步完成治愈。证明自然的疗愈是双向的——人类在拯救动物的同时，也在拯救自己被异化的灵魂。

### 2.3 母性自然隐喻：包容、滋养与再生的终极象征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联系密切，互相依赖，主张建立一个男性、女性与自然和谐平等的社会。母性隐喻在欧茨对自然的书写中贯穿始终，在欧茨的笔下，自然是精神母体。在《掘墓人的女儿》中瑞贝卡作为“掘墓人的女儿”，其身份耻辱感与土地被犁开、河流被污染的自然污名化过程形成精神同构，体现了自然与女性的深层共鸣。《大瀑布》中，尼亚加拉大瀑布被赋予“有生命、有灵魂”的神性。大瀑布的水流从高空坠落，化作水珠与白雾，在阳光下形成彩虹，最终奔向谷底，瀑布的永恒流动象征母性的生命律动。被砍伐的森林重新抽芽是自然再生能力的体现，阿莉亚在瀑布边的释怀也预示着新生的开始，本质上都是回归母性怀抱的精神仪式，暗示母性自然的包容与治愈力量。

《人间乐园》中母性自然的疗愈则更为复杂。欧茨通过河流污染、动物灭绝的描述展现自然生态的恶化，也暗含人类对母性自然背叛而导致精神荒芜。然而小说结尾处，欧茨给予了意料之中也属意料之外的反转，一群孩子在污染的河岸边种植树苗，这无疑是绝境中的新生，象征着人类对母性自然的重新忏悔与自新。毫无疑问，欧茨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念：人类对母性身体的尊重与呵护是自然疗愈的开始，而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精神再生的起点。

### 3 结语

动态“道德场域”中的伦理实践、动物意象中他者的对话与母性自然隐喻中的包容-滋养的三重变奏曲构建了欧茨小说中的自然疗愈。相比于把自然简化为静态化的背景和审美对象，她自然作为“道德场域”“生命

镜像”与“精神母体”多维的角色，通过更为复杂的叙事策略展现出来。在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复杂背景下，

通过与自然的深度伦理互动，认可动物的主体性，回归自然母性的滋养，是人类与世界重建和谐关系，完成自然与人的同步救赎、治愈创伤的唯一途径。欧茨以其文学实践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直面创伤。在自然母性的怀抱中完成自我的重新定义，这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行之有效的疗愈之途。

### 参考文献

- [1] 张丽. 暴力、记忆与诗性抗争——赫塔·米勒作品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2 (6) : 10.
- [2] 张丽. 暴力、记忆与诗性抗争——赫塔·米勒作品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2 (6) : 10.
- [3] JOYCE Carol Oates. 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6.
- [4]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郭英剑译. 《大瀑布》[M].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6).
- [5]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郭英剑译. 《大瀑布》[M].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6).
- [6] 杨建政.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欧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0(5): 21、20.
- [7] Regan, Tom.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 43, 145.
- [8] 蒋华.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对比欧茨的《大瀑布》和严歌苓的《扶桑》中的人物关系 [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 (7) .
- [9]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郭英剑译. 《大瀑布》[M].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6).
- [10] JOYCE Carol Oates. 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6.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项目《敬畏生命，绿色发展：科技伦理视角下欧茨小说研究》（项目编号：WGW22103）